

說部
叢書

第四集第七編

僵桃記



商務印書館印

新書
第四卷
北地雜記

北地雜記

北地雜記



北地雜記

(僵桃記 一册)

(每册定價大洋貳角)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原 著 者 美 國 克 雷 夫 人

同 譯 者 閩 縣 林 文 鍾 紓

發 行 者 吳 縣 毛 文 鍾 紓

印 刷 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

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

分 售 處 北 京 天 津 保 定 奉 天 吉 林 龍 江
濟 南 開 封 洛 陽 西 安 南 昌 漢 口
杭 州 蘭 谿 安 慶 蕪 湖 南 昌 漢 口
長 沙 常 德 衡 州 成 都 重 慶 瀘 縣
福 州 廣 州 潮 州 香 港 梧 州 雲 南
貴 陽 張 家 口 新 嘉 坡

※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※

僵桃記

美國克雷夫人原著

閩縣林紓同譯
吳縣毛文鍾

第一章

英國貴族中有閨秀名曰芝鶯。美絕。見者匪不傾倒。爲年十七。與一少年路白忒。雅有情素。女父爲克里佛伯爵。輕路白忒之貧賤。堅囑其女。勿近其人。夫人知阿納。亦不謂然。甚欲留此絕代麗姝。嫁諸勳戚。俾可長享其富貴。伯爵有女兄。嫁李郁隊長。隊長夫婦同赴加拿大。在加拿大中生一女。名正尼娃。已而李郁之夫人死。隊長遂以正尼娃歸英倫。旣而隊長復以疾隕。正尼娃遂依附伯爵以生。正尼娃亦絕美。年長於芝鶯四歲。享有其母之遺資。與芝

驚意氣相洽。追逐如形影。方路白忒至伯爵邸中時。正尼娃已二十一歲矣。路白忒者。爲伯爵友之兒。死時託孤於伯爵。路白忒本欲入軍隊自効。然爲年亦二十一。在自由成立之期。且學將畢業。伯爵遂延之邸中。路白忒之爲人。忠實而勇敢。其狀近俠。時校中暑假。路白忒遂歸伯爵之邸。伯爵大悅。與之把臂同行於園中。路白忒見林間有二女。因問伯爵何名。伯爵曰。吾但一女。名芝驚。其一稍長者。爲吾養女正尼娃。路白忒在月光燦射中。見一長身玉立之女子。引手與己爲禮。伯爵曰。此卽吾女芝驚也。路白忒卽進與爲禮後。心念如此豔麗。爲人間所未見。因之久。久久弗釋。伯爵進曰。路白忒疲矣。可入私居休息。夫人曰。汝好客。吾心頗不謂然。但問此少年人。僑居吾家。將以何時行也。伯爵曰。知阿納聽之。留此

必一兩月。吾畜之五年。初來引之入邸。且此少年學遽。爲校中高才生。且長近六尺。後此必爲勇敢之軍人。夫人笑曰。此良軍人資格矣。伯爵不知夫人嗤鄙之詞。卽曰。然。吾思路白忒待此二女。確如弟兄。無他禮防之足言。夫人曰。此子與爾。或非親戚乎。伯爵曰。其父爲我良友。不能不收卹其兒。夫人亦微笑曰。然。伯爵曰。實告爾。路白忒卽爲吾子。故必力爲之地。夫人曰。彼後此投身軍籍。果居何軍。伯爵曰。必擇一完備之軍團。令投身其中。必能成爲良將。夫人曰。佳。實則夫人心惡路白忒。以伯爵禮重其人。亦不能不加附和。當此之時。芝鶯與正尼娃尙徘徊花影之間。芝鶯摘取一花。謂正尼娃曰。正尼娃。吾今日一見路白忒。心中竟有所感。所感者爲何事。汝亦知之乎。路白忒洗洗之。概有同上古武士之容儀。且

其名。字儀表。容止。皆侃侃。一烈丈夫。無齷齪。煩猥之態。吾似於夢中。曾聞其名。且爾亦讀沙士比之書。其最得意者。演之梨園。汝曾寓目乎。正尼娃曰。所指何書。芝鶯曰。卽羅密歐與周立葉耳。爾思天下女子。見一生人。立時與之親稔。視其人較勝於骨肉。爾亦信是言乎。正尼娃曰。容或有之。天下。一面如故之愛情。此爲萬劫不磨之愛。不易有也。芝鶯曰。我身今日。已同周立葉。軀幹固在。吾心已全屬彼人矣。此時吾心。似有無窮之感觸。得毋爲見路白忒。而使吾至是。正尼娃曰。芝鶯。汝吐辭何其質直。使吾神思爲爾弗寧。芝鶯曰。吾於愛情。一節膽力。似出天然。一見路白忒。三分鐘中。吾心似大放光明。眼中有一情關。歸然當吾眉睫。但覺手顫心動。目眩。此何爲耶。正尼娃曰。芝鶯。勿發狂言。天下鍾情。亦斷不如是之。

易。芝驚曰。正尼娃。汝試以手按吾胸肺葉之跳動。如何者。且此時。心動其中。似有節奏。汝試思。何因竟至於此。正尼娃曰。汝且入室。午餐之鈴且動。若母夫人。本喜吾輩按鈴聲而至。芝驚曰。屋中熱惱。莫堪甚。願獨行。林間聽吾胸中自奏之雅樂。吾在花影林光中。明明繪一路白忒之長身爲綠蔭所掩映。吾願矗立不去。正尼娃引其手曰。汝太固執。須知餐堂之上所見者。真路白忒不猶愈於是間。芝驚曰。餐堂之空氣。窒花園之空氣。充吾覺。寄相思於是間。爲女郎極暢遂之境地。吾何爲舍此。就彼。正尼娃曰。飲食爲衛生而設。不飲食而但賞風光。又何能生。且爾不行。母夫人必怏怏無歡。行且通夕無寐。已而鈴聲動。二人同入。是日客之共飯者多。夫人容色極暢。芝驚曰。正尼娃。吾日間所言。不大誤乎。初以爲路白

忒。似。上。古。之。武。士。今。茲。觀。之。亦。一。常。人。耳。語。時。爲。聲。甚。微。而。路。白。
 忒。竟。進。與。之。引。手。而。芝。鶯。神。思。頗。落。漠。路。白。忒。曰。異。哉。日。中。相。見。
 似。有。喜。氣。撲。人。今。茲。乃。落。落。無。歡。意。何。也。芝。鶯。曰。不。示。人。以。變。態。
 寧。非。鈍。根。路。白。忒。曰。吾。不。審。爾。平。時。仍。此。落。落。耶。或。神。思。流。暢。不。
 拘。繩。檢。女。曰。此。何。定。吾。得。意。時。卽。飛。颺。無。事。時。卽。寂。寞。路。白。忒。曰。
 汝。變。動。如。此。之。速。令。吾。禮。重。之。心。愈。進。而。無。疆。是。夕。聚。談。後。芝。鶯。
 之。神。思。漸。旺。似。有。所。得。於。心。及。登。樓。時。私。謂。正。尼。娃。曰。今。夕。所。見。
 之。武。士。汝。謂。如。何。正。尼。娃。曰。其。人。不。過。如。是。汝。果。鍾。情。於。彼。後。此。
 痛。苦。將。有。不。可。言。者。芝。鶯。作。色。曰。吾。意。所。在。雖。父。母。不。能。抗。故。孤。
 行。其。意。一。無。所。怯。正。尼。娃。曰。爾。一。生。未。嘗。苦。况。故。出。言。滋。易。芝。鶯。
 曰。吾。嘗。何。苦。之。足。言。芝。鶯。遂。引。正。尼。娃。之。手。仰。首。看。月。言。曰。汝。力。

遇。吾。心。不。生。愛。情。卽。無。異。喝。月。使。之。無。光。

第二章

此二人初不計後此之收局。路白忒亦掬心以示正尼娃曰。吾鍾情臻於極地矣。且曰。芝鶯之可愛。竟令我長日爲之迷離。蓋芝鶯之心。視富貴勢燄。無異雲煙之過眼。其所契重。唯我一人。正尼娃不答。路白忒曰。汝能爲我良友乎。正尼娃曰。此何不可之有。蓋吾之愛芝鶯。直同性命。連類而及。何敢拒君之請。路白忒曰。正尼娃。汝當助我成之。兩心相契。無中梗之人。胡得不成。願既可望其成。今亦不加趣倡。卽使後來有盤錯之處。吾心亦不之變。正尼娃曰。路白忒。勿躁急。遲之又久。或能遂意。今當先探伯爵之意云何。路白忒曰。必如爾所謀。今老人正在書室之中。吾當晉謁取旨。芝鶯

方在園中。汝可卽彼商之。正尼娃曰。詎芝鶯亦如是急急耶。路白
 忒曰。芝鶯之意甚暇也。於是匆匆而出。正尼娃亦赴園次。此時芝
 鶯與正尼娃相見。芝鶯以手拊正尼娃之背。曰。路白忒已往面吾
 父。汝試揣吾父之意如何。正尼娃明知此事決無成議。弗答。芝鶯
 曰。吾父度曠。吾母見狹。所惡者惡路白忒。非出貴胄耳。然路白忒
 身在行間。天下人品之貴。尙有貴如軍人者耶。爾試揣吾二親之
 意何嚮。正尼娃但以手摩芝鶯之髮。不言。芝鶯曰。果吾父弗允此
 議者奈何。然吾父平日一憑吾言之聽。此事勢在不能不成。且吾
 旣愛路白忒。吾母必重違父意而見允。正尼娃曰。他事不敢言。此
 事吾決其無成。芝鶯曰。此事弗成。其結果如何。爾能預度之否。正
 尼娃搖首不答。芝鶯曰。不允我者不如死。吾前此情竇未開。不審

情爲何事。今茲領略意味。一加斷絕。將無生趣之足言。譬如玫瑰之花。晨夕飲露。日中飽受陽光。則嬌紅可恃。今路白忒。卽我之湛露。陽光也。正尼娃曰。天下爲情而死。者實尠。其人汝久久當忘。必無他變。芝驚曰。吾苟無路白忒。則終身無樂。夫以終身無樂之人。苟生於世。又何益之有。想吾父慈愛。必如吾意。且吾父年少用情。不與路白忒同乎。以老來之心。度及兒女。必有允我之時。正於此時。路白忒抑抑而至。語芝驚曰。果克利佛伯爵非若父。吾決以手槍嚮之。芝驚曰。胡至是。路白忒曰。若翁鄙我。我不堪其虐。芝驚含淚曰。但作嗤鄙之言。尙非惡作劇。或且更甚於此乎。路白忒曰。方吾求婚時。若翁斥我。無此權力。敢發是言。因而大怒不止。芝驚曰。吾父之於我。初無疾言厲色。一至於今。路白忒曰。怒我確也。若翁

視爾我之鍾情。有類小兒之聚語。芝驚曰。路白忒。今吾二人將如何。路白忒曰。吾二人仍自訂婚約。此世界中。決無一人能間我兩心之膠固。爾我信誓相愛。處以死爲期。芝驚曰。然。唯二親仍梗吾議者。又如何。路白忒曰。二親弗從。則我二人。詎無自由之權力。芝驚謂正尼娃曰。爾我交期。患難決然相助。乞示我以自全之方。正尼娃曰。在法宜少待勿躁。或後此有可乘之權。路白忒曰。然。待我入軍得所事。則至而引汝同行。芝驚曰。儘爾挈我何方。吾匪不從。正尼娃曰。胡至於此。若二親愛女如命。卽以皇帝之尊。亦不敢猝然仰承帝旨。以拂汝意。夫二親之意。旣已如是。汝何急急。芝驚曰。此爲吾生第一關懷之事。亦爲第一殷憂之事。路白忒曰。吾甘以命爲誓。萬萬不欲爾有殷憂。吾前此視富貴如浮雲。今以爾之故。

殆不能不僂力以圖富貴。芝鸞卽引路白忒之手。親之。淚落如綆。路白忒欲親其頰。旣恐越禮。亦但親其手。

第三章

伯爵夫人謂伯爵曰。吾二人理宜相慶。蓋免絕大之危險矣。此少年幸而告爾。若冒昧求我。則我怒決不可遏。語時同在書室中。密商此事。夫人曰。吾不信路白忒公然敢爲此分外之求。彼空無所有。但有少年之風姿。卽足求高門繫援耶。伯爵曰。彼膽大似有把握。公然肆其妄求。初不計後來之窘步。吾意非斥其微薄。但此中尙有無限之艱難。此子冒昧逾恆。寧非怪事。實則吾之初念。亦非無意。但後患滋深。故不敢公然領諾。夫人曰。此少年固美麗而英偉。然吾女安能淪入賁家。伯爵曰。門戶固不相當。然二人之情愛。

逾常實出意料之外。吾近日頗悔。漫引其人爲我門客。夫人曰。吾一見此人。心卽憂懣。天下如此美少年。女子見之。未有不動。幸爾斬釘截鐵。峻絕其人。不然。事且殆矣。伯爵曰。吾以遊戲之事。斥之。然路白忒之心。尙堅如鐵石。夫人曰。吾若許其人。寧非狂易病發。後來貧不自聊。不寧貽愛女之怨耶。伯爵曰。路白忒言芝驚已以終身許之。夫人曰。吾女僅十七。乳臭未乾。胡知愛情。爲何物。伯爵曰。此事果力。斬之。則迹同謀害。吾女夫人曰。妄哉。爲之終身設想。正所以益何名。爲害且吾女尙幼。責在二親。彼路白忒。一年僅有數百鎊。吾卽決然以貴女字窮耶耶。今法當驅路白忒於外。待芝驚嫁後。再爲圖之。伯爵太息曰。傷哉。此子夫人曰。但憐吾女。此何足憐。芝驚於路白忒去後。數月當亦漸漸忘之。唯正尼娃方處吾。

家。何爲嘿不一言。伯爵曰。或其人亦有所愛。故不質言。夫人曰。正尼娃但愛芝鶯。初未聞有男子之愛。然吾常恨正尼娃。以溺愛芝鶯弗離。往往自失其相壻之機。伯爵曰。以吾思之。正尼娃決得佳壻。夫人曰。吾當摒擋己事。勿再遲遲。吾今當力筦芝鶯。汝亦當以術出路。白忒於外。伯爵曰。可。幸吾樞府中有一良友。卽賈何得勳爵。請彼爲我圖之。夫人曰。善。吾在家間。彼二人不聽。覲面。汝亦行其策。可也。伯爵仍太息曰。傷哉。孺子。彼初意覲成婚禮。今則一無可望矣。夫人曰。汝勿煦煦爲仁。想半年中。芝鶯必健忘。忘懷之後。再爲相攸。則不致失身於貧漢矣。此時夫人起而出。伯爵獨坐凝思。而芝鶯則無聲入室。以手按伯爵之肩。下淚言曰。吾父何爲以冷語譏路白忒。無乃失老人之忠厚。伯爵曰。舍此峻拒外。無復他

法。但以其言爲兒戲。斥而去之可也。女曰。茲事非兒戲。關女子終身之局。吾父亦知吾二人均互相愛重乎。伯爵曰。芝鸞。汝今年僅十七耳。女曰。卽爲七十而愛念亦終弗緩。今年原爲十七。然愛情一動。而世故卽從中而領略。伯爵曰。此事萬不能行。果爾必欲強而爲之。則當待爾母一言而決。女曰。今日之來。特稟白吾翁。非商之吾母也。復以手按伯爵之胸。言曰。吾父最有恩於兒女。凡有所求。匪不嘉許。矧茲事之關我終身。務乞一言。賜我以路白忒。伯爵曰。此焉能予。凡百皆非所靳。惟此事萬無曲從之理。倘吾允爾。爲此輕妄之舉動。不過數年。爾必中悔而責我。女曰。父不知吾之愛路白忒已悉。吾內外之心。身盡與其人。此人不唯倫敦所無。卽古武士中亦或未曾見。父親試思天下何事。尙能敵過愛情。天下何